





與  
五十九  
價

貴華

用之友

男尸大死

火幾，因絲髮，因具。

元元  
二零

游婦猶繼其志、經營永明  
 燈業、貨品可送達全城、  
 觀此碑者、幸勿忘却對街  
 之店一、重慶碑記

使之美麗芳香、異色、  
的身體以及靈魂」、並  
質之質地超出一切歐洲  
、因爲、(一)假使  
只非飛八哩

路、牠們能  
去、這個理  
想現在已經

近統計、共查得一千三百萬人之多、最近紐約也有戲台一個、名叫福來史密、

成、所以南斯  
風甚盛、從前  
之前、舉起右手、行  
撒撒禮、並做出擠眉  
結過婚的、現

夫再婚之  
異教女子  
都紛紛另  
覓產物、  
都有向上的趨勢





[illegible]



半. 九月  
月. (六二五)

以馬交密運于垣。且爲外人所  
統治。殊便於工作之進行。遂  
設中西藥局於此間。藉懸壺問  
世以納黨心。此民國紀元前廿  
年事也。當時中國先生僅廿七  
歲耳。而設局爲此。即生推荷  
之某正頭店是也。至革命黨人  
聚於局內者。除陸皓東、楊鶴  
齡等外。則境中有志之士。慕  
義而加入者。殊衆。如林語白、  
林爲霖輩。即其著焉者。林爲  
霖。見如故。及辛亥三月  
之後。林隨黃氏匿居河南  
中。發難之日。亦偕梁汝南  
、清兵大集。黨人退散。  
黨人戰且走。而于雙門底  
蔡男所獲。傷部數人。幸未  
兵所獲。乃與失執信同。宋  
江。延醫治創。越月而  
即返寓交。就任於族叔之  
店中爲司數。至前年。批  
閱外之曠地數畝。闢園藝。故

乎。汝亦不能女蒲也。○爲鏐爲摩。能抵受西裝。仔之出我等。在同伴。

示賜也。摩  
曲。○今  
因有香  
其前。○  
平。○汝  
亦不能  
女流也  
○爲矯  
爲摩羅  
能抵摩  
西婆友  
存之出  
我等第  
在同伴  
也。○  
乃今日  
今汝。○  
平。○可  
日已。○  
我謂  
矣。

第十章 破沂州田興門烏陣守曲阜徐蓮演火龍

王龍祥既出沂州城去。田大使及林大猷，沒有小嫌之色。林伯溫便召王龍祥入。王龍祥將王龍祥時，當已不知幾年懸賞之而擒之王。今乃爲伯溫三句說話而放之。豈不是如放虎歸山。縱虎還林乎。

田曰：汝等何爲輕視陳洪也。田見隨我已久。林兄尙細詳問以。尙以尙不知老夫之計乎。田曰：國師雖爲謗令彼作己讎案。但恐去如黃鶴矣。尙何能爲我作縲索哉。相溫笑曰：田兄尙未看清楚其人耳。半知其非真降矣。但我則料其必再來。田林二人仍不信。謂彼詐非真降。安有尙再自投羅網者。此事不知國師有何方法使其再來。伯溫曰：不用方法。自然來復再來矣。不出兩日。便知確。田大使與林樸仍不其相信。而伯溫在沂州城中。將精銳部隊守四門文據四馬隊駐紮於林中。因馬隊行城駐紮不甚適宜。對於操練又不合地。所以對於左右白蛇灣及黃葉溝。皆能放棄。乃令調往他處訓練。是夜安睡過。翌早起來。已有入報道王龍祥昨過。翌早起來。已有入報道王龍祥昨過。中。口稱有機務覓見國師也。田大

如此則我之計劃成功矣。於是乃令田大猷退入內府。伯溫便召王龍祥入。王龍祥乃入而伏地叩頭如搗蒜。且請叔父敵解軍師不追殺之大恩。宣敕衆人降矣。不過恐軍師手下猛將太多。意思又恐不一致不敢親來耳。今特使伯再到拜謁軍師。請示以來歸之方法。望軍師



有以效之也。伯溫惡疾之起。曰：此極所。蓋在王宣守沂州時。則其糧倉乃設於沂州府後。與府署相近。易於顯照。而伯溫入建樂者。故將糧倉遷遠城北。北門外重疊山巒。綿延十餘里。此爲伯溫預備誘使王宣反叛。而今共九注意於該台之外。果也。王龍祥愈看愈相喜。蓋伯溫外山之山勢。甚高乃與城樓相齊。當日王宣守此。尙以重兵鎮守此門。以防敵人騎兵把守。絕無重軍防務。而平常人亦可以由山而入。不及十丈。便是儲粮之所。王龍祥看畢。乃返碼頭。而心中則反竊念。或欲立即飛渡穆陵關中。而轉取攻交。使叔父即出來到糧台中。而將糧則又故爲從念。月與其之議笑。凡聞其叔父實在何處。祇王龍祥時急欲求去。遂直告之。謂確已抵進穆陵關矣。故我今欲即返。南諸某見軍師。望軍師從速使我返關。一經來歸。便可會兵而進攻元大都矣。伯溫大喜。便立示許曰。即令王龍祥返關。并約定何日來歸。王龍祥曰。當以五日內爲限。我必能偕同叔父到來。伯溫乃親自率之出



日王宣守此。倘以重兵鎮守此門。以防敵人騎兵殺入。今見北門破捷。僅十數老弱騎兵把守。絕無重慶防務。而平常人亦可以由山而踏入。不及十丈。便見儲糧之所。王龍祥看畢。乃復寓邸。而心漸平反極矣。其數立刻飛稟稟陳關中。電報投函。使其立即出兵剿辦也。而伯溫則又故爲從容。且日與之嬉笑。凡聞其叔父實在何處。而王龍祥時常欲去。遂直告之。謂誰已抵達穆陵關矣。故我今欲即返。南諸兄來見軍師。望軍師從速使我返關。一經來歸。便可許兵而進攻元都矣。伯溫大喜。便立示會。即令王龍祥返關。大約約定何日來歸。王龍祥曰。當以五日內爲限。我必能偕同叔父到矣。伯溫乃親自安之。出而告其叔父曰。王龍祥已與我約定。其

粵省府主席盧慕莊。主學  
撤手與資。羅托傳來。復  
不擅甘棠之思。感慨勿已  
政方蘇。哲人共棄。黨國  
變折。賢明治政之能手。而  
亦失一臂助。官。誠大不  
。黃氏下車伊始。適逢百  
萬之秋。願黃氏忠於邦國  
病軀轉身。未嘗少休。亦  
荷。卒爲國勞瘁而死。臨  
可哀矣。黃少時嘗就學於  
民門下。何本儒居九江之  
李竹朋。與竹朋。康有爲。曾  
李竹朋。同意共親。而鴻才  
學。亦並稱於時。惟何年  
哲人。在宣稱市設報授生  
五十載。慕莊就學於何之  
弟子禮甚恭。及後黃入保  
校肄業。每於寒暑易節。身  
夫子。微候起居。直至何  
途。更時起程。以視僕僕

妻友。卽已爲之眉頭大縮。然仍不  
會言。不准白燕仔於今日在茶樓度  
壽命。雖乃知白燕仔敢於此者。乃  
大聲曰。汝今日竟敢違抗我之命令  
汝如何罰誦我者。白燕仔未答。且  
有將雙目注視兩妻友。白燕仔爲一  
刺殺。今日第一次。爲發獎金所困  
堪之情況入於目中。而其二則今乃  
於驚懼之餘。其痛苦更有非常人所  
乃。幾盤匪中。而盈盆欲滑矣。是時  
白。摩囉仔真如此不俾面而出。白燕  
等令之。是無異受我等之保護也。白  
汝乃不俾面。逼之不能出唱。莫講  
。就似朋友而唱。亦不宜如此絕情  
。則我出言在先。而汝乃阻撓往後。  
高。天下事不講理。孰有逾於此者  
。汝謂昨日已對白燕仔講明。我前  
。祇存憤恨曰。汝空言有何憑據者。如  
前日。如此我言而汝可謂去年  
。強不承認。辦理不盡。我前日

則我前日在此。也  
。則亦無如此多  
在茶樓中人。不少  
妻友已陸續開始  
聚精會神。以預  
。聞昨日已開始  
勢似欲準備以武  
。恐城門火出。殃  
由收銀者而出而  
之辦法。則今日皆  
之許否。茶樓已  
度無。以故再惹  
機無勇。致摩囉  
囉仔中心本有所  
入而爲幹旋。  
點首曰。現姑如  
。仍如此者。則勿  
然反處。西裝友  
。良此處亦硬如鐵  
人見摩囉仔已行  
。而雙方手手  
。爭成功而半失意  
。半失意者。

其色。至丁巳先生。一吐  
苦言。時不省之。氣。人以黃皮爲  
一省之長。竟不以屈爲忤。  
則聲氣難得耳。尊師重道。乃  
儒事見於今日。亦儒林佳話也。  
何自黃賈聞之。其名乃得掛人  
齒頰間。於甚昔日之賈人婦女  
求書禮書信札者。今則達官貴  
人求其作雄雞。一幅。大焚其  
字之有雄雞勃。一登龍門。而  
辭價十倍。固不啻身掛版爲

之得求。將不期偶會在此路歇  
得乎分乎。將不期偶會在此路歇  
。摩囑仔問言。則亦爲之愕然。  
坊地地耶者。見此情形。頓覺新  
見兩人唇舌相戰。在此歇歇。  
乃所駭論。而雙方之手下。則又  
舌舌接戰。遂即各自拔槍而起。  
深。則此時反爲不美矣。故立卸  
裝矣。及摩囑仔動解。且提出折衷  
白燕仔皮曲。俟明日再算。明日  
問題。因即許亦不敢再延白燕仔  
大之糾紛也。茶樓中人爲商之  
言懇求。而無確硬求情之舉。靡  
不過不甘示弱耳。已不得有此  
可以趁水行舟。趁勢下台。乃  
所言。准彼唱現今晚。若明日而  
笑無情也。摩囑仔言已。即憤憤  
公曰。誰到汝不准已。不准則獨不  
祇有鴉嘴鹹軟手瓜而已。茶樓中  
如釋下事員。各人亦均比說安然  
成此之嚴密防備矣。摩囑仔此夕  
計未能成彼劫也。

有不應。則何奇。之。觀  
常課。赫日講學之。常從  
於此。藉以訓親友有溺  
者。概然立就。筆實不論也  
遇者。竟寬以疾近。不祀之  
。何聞耗大。蓋黃松之  
重道。方使老懷大慰。  
國竟之以公。其痛心可知  
祭此此世。願年事已過。  
家人所阻少止。不得已。  
使其哲嗣少爲代表。而黃  
非僅之餘。特爲撰聯之副  
聯以贈壽翁之。其聯云。長  
未稔。而德政可歌。禁煙肅  
數載。關心民食。聖訓盡  
。痛折棟樑。頓令百料成  
恨。嗚呼羊公之淚。別業多  
於感情猶在。下車訪故。親  
。瞻重鑒生。方期赴歷聯  
。瞻重鑒生。奈何一朝永訣。  
者拙之懷。嗚。程門春冷。  
李潤。何之哀感深矣。

**發酬通告** 本欄上月發  
。茲因近因購票到於案部

[illegible][illegible]

常倫禧  
 婚禮服  
 紗球租  
 實影結  
 婚相借  
 用免費  
 著名大和  
 和影相  
 色不變  
 中環威  
 靈頓街  
 一百六  
 十六號  
 電話二  
 八七二